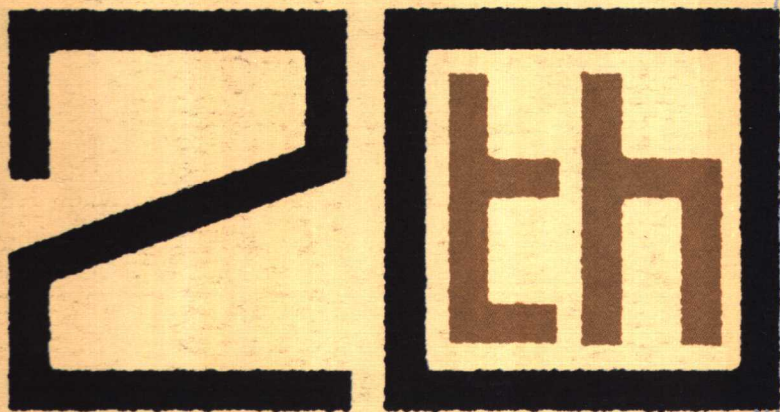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作家文库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迟子建



江苏文艺出版社

他除了我过得尽力外，谁想这人脾气越来越暴了，他的病老是反复，家里的钱折腾空了，借了想活了，两个孩子又都不懂事，要紧还好吃。

“你家也靠种地过日子？”李爱杰问。

可不，咱也是农民嘛。前年他没病时跟人合开了一个榨油坊，挣了九千块钱，全给瞎了。

土豆地，想得又乏又累才昏昏沉沉。

东正在扫地，有几只灰鸽子在

“夜里睡得踏实吗？”房东

拉你手的男

”

比自己病

面前我俩就

各，谁想这人

家里的钱

又都不懂事

过日子？”李

爱杰问。前

了。”

么还呢？”

干两份活，

排队买回什

饭店去收剩

呢。”

这么辛苦吗

高香了，哪

真是偏瘫了

说什么，她

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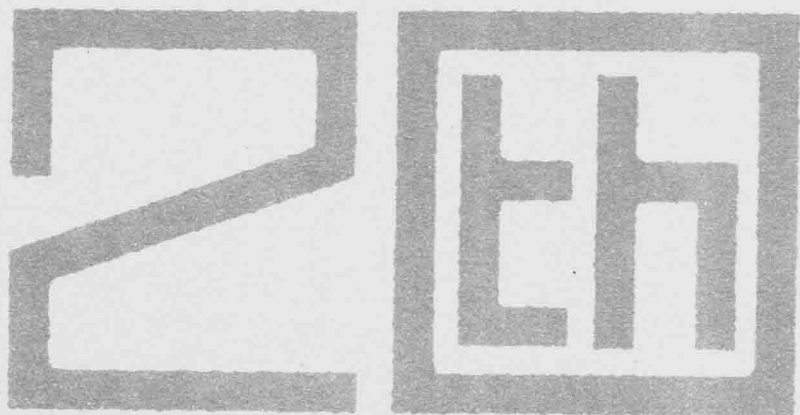
，还治不出

奶……”

越来越细，

变反侧，一

在邻居家



二十世纪作家文库

★ 藏书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迟子建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迟子建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8

(20世纪作家文库)

ISBN 7-5399-1969-8

I. 格... II. 迟...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550 号

书 名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著 者 迟子建

责任编辑 钱兴奇

责任校对 文 功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 万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969-8/I·1855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20th

二十世纪
作家文库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 二 辑

余 华《朋友》

李 锐《天上有块云》

舒 婷《致橡树》

张 炜《庄周的逃亡》

史铁生《命若琴弦》

张承志《辉煌的波马》

林 白《大声哭泣》

迟子建《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朱苏进《接近于无限透明》

毕淑敏《紫色人形》

MA183/02



封面设计 © 瀚清堂

版面设计 © 逮泰熙

责任编辑 © 钱兴奇

目录

1	北极村童话
35	雾月牛栏
53	白雪的墓园
62	向着白夜旅行
102	亲亲土豆
119	清水洗尘
136	朋友们来看雪吧
145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157	花瓣饭
176	酒鬼的鱼鹰
213	旧时代的磨房
253	一匹马两个人
269	门镜外的楼道
286	微风入林
304	迟子建：极地之女 戴锦华
316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北极村童话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轮船拉笛了。起锚了。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

妈妈走了，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把我一人留在这了。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她哭了。

留下我，刚走，就想了？真好玩。我不愿意看她，更不想跟她招手，让她走吧。

狠心的妈妈，我恨你！

记得有一次，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边跟邻居王姨唠嗑。我只不过说一句：“妈妈，给毛主席洗澡，怎么不打香胰子？”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看我不把你送姥姥家！”

还有一次，我听收音机，乱调一气。猛然，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

子。我听迷了，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后来，里面传出了：“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这次……”，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并飞速地拧了调谐钮，冲我道：“乱捅！就该把你扔到姥姥家，总也别回来！”

于是，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爱说的、不听妈妈话的孩子。好了，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姥姥家有大空房子，你可以说个痛快了。

船更远了。渐渐地，在我的眼里，它变成了一条小蝌蚪，在奔腾的江里跳着。

一手攥着石子，一手挥舞着柳条棍，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我又想哭了。鬼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仰头望着天。

天上缀满了云，雪白雪白的。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睡觉，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还有的像狗、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飘着。天真大！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云多好啊，它可以睡觉，可以奔跑，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对了，听爸爸说，云还可以化作雨、变成雪呢！

天热极了。嗓子要冒烟了。姥姥抹够了眼泪，在喊我了。

姥姥是小脚，一走一摇，像是扭秧歌。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走，便挣开她的手，向前跑。跑累了，再停下来。看着姥姥走路的那副样子，我忍不住喊：“鸭子、鸭子快快走，蹉悠蹉悠上高楼。高楼有个松树塔，一咬一半拉。”

这话可把她气坏了，她边追边喘着，喊着：“骂姥姥，天打五雷轰！”我便又跑，摇晃着柳条棍，东捅捅，西戳戳，好不快活。

糟糕死了，我把蜂子窝给捅了。一个个小黑绒球向我扑来、压来。立刻，嘴肿了，脖子上，屁股上，都火辣辣的痛。

姥姥赶来了，急得直掉泪：“看看，当妈的刚走，闺女在这就……咳！”见我哭得凶，她就吓唬我说：“快起来，要不天兵天将该来了。收拾了你，姥姥可不管。”

我害怕，抹干眼泪站起来，顺从地趴在姥姥背上。

一颠一颠地，走啊走啊。我累了，渐渐地睡了。等我睁开眼，迷茫中，我就看见了姥姥家的大木刻楞房子。

二

大木刻楞房子是新盖的，房梁上还拴着红布。姥姥说，那样可以避邪。房子大，进门是厨房，东西各一间屋。西屋门帘上钩着花，炕上有一床猩红色的缎子被，南窗下摆着一张黑漆桌子，上面放着镜子、香粉和雪花膏瓶。这是小姨的住处。我和姥姥住东屋。屋里一溜大炕。炕上油着蓝漆，光滑滑的。躺上去，忍不住要打几个滚。

晚间，我和姥姥睡一个被窝。她给我讲故事，净是鬼和神，可有意思呢！我爱听，听完了又害怕，便把身子缩在姥姥的胳膊窝下，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

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过晚上。左邻右舍的人挤在厨房里，卷着烟，呷着茶，天南海北地聊，我可以支着下巴听个够。

白天的日子就不一样了。姥爷打完更，喝了酒就去菜园；姥姥白天总不着闲，剁鸡食，采猪菜；小舅白天上学，学校离家路远，中午不回来；小姨到队里干活，中午回来，吃了饭就躺在炕上睡。我多么恨白天啊，恨这夏天的白天！

白天太长了，太热了，太让人气闷了。我想念家乡的伙伴。那时，多好啊。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去偷母娘娘家的黄瓜。这个臭婆娘，坏着呢。人家的小鸡进了她家园子，就用石头给砸死，褪了毛，扔进油锅。她家的黄瓜刚做钮，黄花还没落呢。我们一人装一兜，跑到小树林，吃个精光，然后再返回去，看母娘娘骂仗：“哪个杂种，偷吃了你姑奶奶的黄瓜，让他不得好死！是男的，吃饭噎死；是女的，生孩子憋死！”

她跺着脚，叉着腰，唾沫星子四溅。

可这里呢？整个一条街，只有三个小孩：兰兰、小宝和我。

兰兰跟我同岁，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大眼睛，小嘴巴，就连那薄嘴唇，也是红鲜鲜的。她家穷，孩子多，妈妈常年有病。她总要在家看弟弟和妹妹，很少出来找我。我到她家，她妈又不高兴，指鸡骂狗的，说我

招她偷懒了。

小宝是李奶奶四十岁时得的独苗。娇得了不得，六七岁了，撒尿还得用人把，动不动就像小姑娘一样哭。李奶奶不让他出来，怕他跌跟斗摔了腿，又怕他不小心跌进井里。

他们都不出来，我就一个人玩，到菜园里捉蚂蚱、蝈蝈，把大个的留下来，装到小舅给我编的笼里，塞进倭瓜花给它吃。看腻了，就到房后去做泥人。

姥姥家房后有个小洼兜，一下雨便淤好多水，水泡得边缘的土粘粘的。我把它和面似的揉一堆，我每天可以做好几个泥人。我偷偷用姥爷的小木盒里的西瓜子，给泥人当眼睛；又把小姨的胭脂膏子，悄悄抹在了小泥人的嘴巴上。

听姥姥说，大舅那年回家，带回好几个大西瓜。吃完后，姥爷就把子拾起来，装到那个盒子里。他平常从不动它，家里来了客人，却逢人就要打开说：“这是大儿抱回的西瓜，吐的子呢！”等到别人连连点头，啧啧夸赞，他才满足地小心翼翼地放好。那样子，就跟他喝酒时，慢慢地端起盅，轻轻地抿，生怕弄洒、喝漏了一样。

就在西瓜子少得不能再少的这一天，他说着说着话，冲我喊：“灯子！听见了吗？灯子！把那个瓜子盒拿来。”

我吓得打了个干隔，憋了好半天，直着眼说不出话。姥姥捶我的背，才顺过一口气来，委屈得我哇地一声哭起来。

“老丧门星！灌够了猫尿，”姥姥咬牙切齿地骂着，“高音喇叭似的，吓死人！”

我就势倒在姥姥怀里，故意大声嚎哭。

姥爷没趣，晃着身子站起来，对人家说：“不看了，不看了。看也没用，没用哇。”他从姥姥怀中把我接过去，慢吞吞地走到菜园。

这是他第一次抱我啊。

三

暖洋洋的太阳，照得菜园泛着一层青光。柿子已经拉红丝了。

他把我放在地上，弯腰摘了个半青半红的，放在我手里。他以为我真的吓着了，摸着我的头发，说：“灯子好，姥爷再不大声说话了。吃吧，等到大秋，红透了，都留给你。”

我茫然点点头，赶忙咬了一口。恰巧咬到青的那半边，涩得我直想吐，但最后还是把它吞了。

姥爷不知怎么了，这几天话特别多。小舅说他想大舅了，大舅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爱吃西瓜吗？”他问我。

我慌忙点点头，想想不对，又赶忙摇摇头。他并没在意，只管说：“你大舅那次回来，就带回了大西瓜。红瓢的黄瓢的都有。吃起来沙凌凌、甜丝丝的。”他醉了似的，眯着眼，惬意地有节奏地拍着腿。

“东头的老苏联，见过吗？”

“谁？”自从住到姥姥家，我还不曾到东头去过。

“咳，说这些做啥。不说了。”

他扔下我，竟自蹒跚着走了。

气得我把嘴巴噘到鼻孔上。

尽管如此，我还是跑到房后，把小泥人身上的西瓜子都抠出来，用淤水洗好，放到衣襟上搓干净，一粒一粒地摆在小木板上。

谢天谢地！姥爷几天不看盒子，也没有人到房后去。西瓜子不知不觉地干了。趁没人时，我把它们送了回去。

西瓜子的事总算平息了。姥爷又闭紧了嘴巴，不说一句话，阴着脸，闷闷地喝酒。

太无聊了。天气又闷又热，像捂在蒸笼里，除小姨外，其他人都蔫了似的。

小姨好高兴。她吃了饭，就梳那又光又黑的大辫子，往脸蛋上扑粉。打扮好了，就前后左右地照镜子。也不告诉家里人，就偷偷地溜了。小舅告诉我，小姨去找开拖拉机的张舅舅。

天早了。小泥人被晒裂了身子，烫掉了胳膊；老母猪趴在圈里，一声不响地晒大肚皮，小鸡小鸭都猫到荫凉处。

尤其是傻子狗，晒得更可怜！

姥姥家的门前用铁链子拴着一只狗。它的毛黄黄的、茸茸的、长长的，风一吹，泛着金灿灿的光。它的个头大，腿又粗又壮，一跑起来，抖着满身毛，威风凛凛的。这样一条好狗，却被唤作“傻子”。

傻子可厉害呢。姥姥说，有一次，它把看地的大爷咬得腿肚子直窜血，因此被揍了个半死，尾巴上的毛也被剪掉了许多，拿去给人家敷伤口。从那以后，它的脖子套上了锁链。

我怕这条狗，不敢接近它。只是远远地站着看。姥姥说，狗是不咬自家人的。可我还是怕，总觉得它的眼睛像冒着火。

天这么热，它也没精打采地趴在柞木障子下，长伸着舌头，呼呼直喘气。我试探着端盆凉水，慢慢地蹭近它。它似乎有要站起来的意思，可只是身子动了动，却没能成功。我把盆放到它旁边，轻轻地蹲下，胆突突地抚摸着它的毛。它得意了，仰着身，斜伸着腿，微闭着眼，缩着头。我便又使劲搓它，搔它，捶它。

它终于被我征服了！我有了新的伙伴。

四

新伙伴跟我是友好的。每天吃饭，姥姥都要蒸喧腾腾的馒头。吃饱了，我也要再拿一半，捏在手里，装作往嘴里塞着向外走，姥姥总要说：“吃多少拿多少，糟踏粮食可伤天害理哪。”我就说：“我还没吃饱哪。”不管她怎样唠叨，就倏地跑出屋门，来到大门口。

傻子一见我，一骨碌挺身起来，斜伸着前腿，探着脑袋，狠劲晃着尾

巴。我坐在地上，它立刻趴下，把前爪搭在我腿上。我把馒头塞进它嘴里，看着它大嚼大咽，心里禁不住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胜利感：傻子是我的！

晚饭后，屋里传出了洗碗的叮当声。姥爷叼着旱烟又蹲到菜园去了；小舅编笼子，好到大江去捕鱼；姥姥拎着猪食桶，一出门就嘎嘎地叫着；我的任务是圈鸡。到仓库的袋子里抓一把小米，把它撒在纸箱里，小鸡就傻乎乎地跳进去，唧唧唧地点头啄着吃。遇到调皮的，站在纸箱边，探头探脑，我就得把它扑下去，蒙上纱布，把纸箱端到大厨房的南墙根。

做完这件事，我可以抱着傻子看天。傍晚的西边天才好看呢！

太阳沉下山了。天边飞着晚霞，深一块，浅一块的。它们有的大红，有的粉红，有的则金黄。那大红的像炉膛的火，粉红的像小猫的舌头，金黄的像大公鸡的尾巴。它们深的颜色变浅了，浅的更淡了，星星就眨着眼跳出来了。星星一跳出来，邻居家的猴姥就大着嗓门来聊天了。

猴姥讲故事最有一套。讲鬼神时，不是眯着眼乱哼哼，就是张着大嘴，捶胸顿足。这样，她常常要把烟头掉在裤子上。好在她的裤子脏得很厉害，铁皮似的，所以也不会烧出眼。

厨房里弥漫着呛人的黄烟味、汗泥味。我听累了，听烦了，就出来透口气。

夏天的夜晚凉爽极了。青蛙在江边不时地呱呱着。满天星星密布，空气真新鲜。傻子知道我出来了，就唔唔地叫着。我跑上去，搔它。

“傻子，你看，天上哪颗星星最亮？”我扳住它的脑袋，让它望天。它乖乖地仰着头。

我又问：“傻子，你看哪颗星星像我？”它只管晃了一下身子。“大笨蛋！真是‘傻子’！”我骂它，按它倒下，自己忍不住咯咯地笑。

“黑更半夜，在外面笑什么？快进来。”姥姥倚着门框喊我，我赶忙撒腿往回跑。回到屋里，猴姥那颗三倒四的故事快讲完了，我跳上炕去铺被，待我磨磨蹭蹭地做完，猴姥的大脚片子已经响在院中了。

姥姥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闩上门，拉上窗帘，洗过脚，我们便上炕

了。

我睡不着了。我在想姥爷，想那天他到大菜园里对我讲的话。我越想越奇，忍不住推醒姥姥，问她：“‘老苏联’是谁？”

“东头的。”

“是站在窗前就能望见的，那个种了好多毛嗑的人家吗？”

“嗯。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姥姥是要早起，姥爷打更回来，才早上五点多钟，她就要做好了饭。我不再问她，等她睡熟了，我从她怀里挣出来，拱出被窝，痛快的大喘了几口。我在想，东头那个大木刻楞房子，里面住的老苏联是什么样呢？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东头的大木刻楞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太，她站在黄灿灿的葵花下，抛给我好多好多的石子。她告诉我说，这些都是黑龙江的石头。她还说，她要把这些石头磨得圆圆的，用锭子扎出眼，给我穿个项圈戴。

五

天大亮了，太阳升得老高。

院子里，飘着鱼腥气，小舅坐在木墩上挤鱼。鳞光一闪一闪的，像星星在跳。他挤完了，拌上盐，串上铁丝，挂在墙上。

小鸡们蹦跳起来了。我把盆子当中肠子之类杂秽东西捞出来甩给它们，剩下的红浆浆的汤倒在猪槽里。然后，再把盆冲得干干净净。

这样做，小舅一高兴夸我，我可以就势要两条小鱼，给傻子吃。

吃了饭，各自忙各自的了。

我沿着干得裂了缝的田埂，向苞米地走去。姥姥家的苞米地紧挨着老苏联的菜园，现在，苞米已经吐出了棕红的缨子，我掰下一截甜秆，塞到嘴里嚼着，吃够了，向那个房子望去；满院子的向日葵，黄泥抹的墙上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一串雪白的大蒜和一把留做菜籽的香菜。

房门开着。在我记忆里，它似乎从来没开过。可它今天确实实

开了，不是梦吧？

走出来了，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穿着黑色长裙、扎着古铜色头巾的老奶奶！

她一步步地移过院子，推开园门，贴着豆角架过来了。

我站在苞米地，她站在那里，隔住我们的，是一排低矮的、倾斜的、已经朽了的柞木。

我的心打鼓似的咚咚直跳。

“小姑娘，小姑娘，”声音很慢，有些迟钝，“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我采猪食。”

“采什么菜啊？”

“灰菜、苋菜、车轱辘菜，还有钉锦儿、朱香芽！”

她格格干笑着，嘴不停地动，好像在嚼什么：“采猪食，怎么不拿篮子呢？”

“我先采，放在这。中午舅舅来取。”

“几岁了？”“七岁。”“上学了吧？”“没有。”“愿意识字吗？”“愿意！”

回答得干脆利索，我想她一定会满意的。

她把着柞木杆子，我也把着。我仰着头，她低着头，我们的眼光相交在一起。我分不清是不是梦，顺嘴说出来：“你是老奶奶！我见过你。你不是答应给穿个项圈戴吗？”

我用手在脖子周围比划着。她先是睁大了一下眼睛，随后拨着障子，伴着一阵咔嚓咔嚓的柞木杆倒下的脆响，她倾着身子过来了，死死地搂住我！

“是奶奶的孙女！是奶奶的孙女！”她的胳膊像把大钳子似的牢牢卡住我，我的脸被她亲得直发烧。可能她听到了我的哼哼声，她松开我，我终于可以大口地喘气了。

“奶奶，黑龙江的石头能磨圆吗？”

“能。能磨圆的。”她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好了。”我放心地笑了。

不知不觉，我跟着她，穿过菜园，来到院子，走进屋门。

屋子不大，却很干净。墙粉刷得漂白。正房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

个黑色挂钟和钟下面的紫檀色桌子，桌子旁边是一把黑木椅。

她按我坐下，拿出冰糖，摘掉那条古铜色的三角巾，连连转了几个圈，对我说：“吃吧，再给你烤毛嗑去。”

她到厨房去了。不一会，她用铁片托着毛嗑出来了：“吃吧，香，新烤的。”

她兴致勃勃跳起舞来。

我看着她起舞，跳得又快又急，全不像姥姥，就连胸脯也是高高挺着。

“奶奶，你脚大么？”

“大哟。”

“我姥姥怎么是小脚？走道像鸭子，一扭一扭的。你的脚多大？”

“长的呀。奶奶不缠脚。”

她翻出了扑克、跳棋、识字课本、陈年的蚕豆，满满地堆了一桌子。

她说她要教我识字、唱歌、剪窗花、做面人。她跟我说，上她这里来不要对别人讲。

当然，我全部同意了。

回家路上，我看着天也想笑，看着地也想笑。每一片白云，每一片绿叶，都那么亲切。我哼着歌，踩着发烫的土地，蹦蹦跳跳回来了。

傻子迎上来，我像奶奶搂我那样，死死搂住它，贴着它的耳朵，悄悄说：“傻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不许对别人讲。”

六

午饭后，空气更加燥热、沉闷了。不一会，起风了。云变成了淡灰色，挤成一堆，抱成一个铅灰色的大团。

风逝了。燕子呢喃而下。细细的雨丝像一根根银色的绣针，一古脑地扎向地面。

鸡整齐地排成一溜，哆嗦着翅膀，站在房檐下。傻子却得意地踏着

爪，不停地用舌头舔那湿漉漉的毛。

姥姥高兴得磕了三个头，不住地叨叨着：“没白求雨，可不，说来就来了呢。”她走到窗前，满心欢喜地瞅。她的眼眶里有水珠。莫非是雨扑打进去的？

我望望窗户，窗子关着，雨水顺着玻璃一道道地往下滴。那么，姥姥是兴奋得落泪了。

我搬了个小板凳，站在上面，把着窗台向外望：雨下得更大了、更急了，地上冒起好多水泡，像我踢毽子用的铜钱。

我在想东头的老奶奶。她现在做什么呢？

对了，她怎么就一个人呢？

我真想立刻就弄明白它。我想问姥姥，可一想起老奶奶的话，立刻打消了那个念头。

大雨停了。草丛中的蚂蚱蹦得欢，蝈蝈也叫得脆声了。傻子满足得直尥蹶子，小鸡们不停地刨着湿乎乎的土。

姥姥抱柴做饭了。厨房里传来烧火的噼啪声和嚓嚓的切菜声。姥爷从炕上爬起来，穿上长统靴，拿着铁锹，跳到猪圈里起粪去了。

我穿上塑料凉鞋，向老奶奶那跑去。

山雀赶在我的前面蹦着。它们好像刚出窝，还不会高飞，只是贴着地面，吃力地抖动着稚嫩的翅膀。东北角，扬出一条彩虹，像是一座五颜六色的桥。

我屏住气推开那扇门。我怕老奶奶睡觉。

是开门使屋里亮了，还是我不小心弄出了声？反正，她马上发现了我。

“噢，好大的雨，雨好大呀！”

她奔过来，蹲下身，拍着我的脸蛋。

“奶奶，你的裙子像喇叭花。”我扳着她的肩，对她说。

她努着嘴，紧眨了两下眼睛，端着肩站起来，慢慢转一圈，又突然蹲下，惊叫道：“看对了。是像喇叭花。聪明的乖乖！”

她抱起我，推开门，绕到房后，放我到地上。

这回轮到我惊叫了。野草中开着五颜六色的牵牛花。奶奶一种颜